

XUANYA
SHANG DE AI

周素\著

悬崖上的爱

广西人民出版社



广西 2014—2015 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

中国作家协会 2015 年度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周末 \ 著

悬崖上的爱

XUANYA

SHANG DE AI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悬崖上的爱 / 周末著. —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5.12

广西 2014~2015 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

ISBN 978-7-219-09667-3

I. ①悬…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2907号

策划编辑 吴春霞
责任编辑 曾蔚茹
责任校对 林晓明
美术设计 李彦媛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 编	530028
印 刷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5年12月 第1版
印 次	2015年12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9667-3/I · 1841
定 价	33.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01 / 楔 子

007 / 第一章

023 / 第二章

059 / 第三章

157 / 第四章

196 / 后 记

我是一个作家。

但是我一直羞于向他人提及这一点。我曾经半开玩笑地对我的一个同行说：我作为作家的目标，就是要靠写作实现名利双收。我还曾经大言不惭地对另一个同行说，我认为一部作品卖不出100万册，这样的作家就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因为如果你是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你的作品必定有广泛的读者，也就应该拥有这么多的销量。倘若你还没有这个销量，那证明你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100万是一个标杆，这在幅员辽阔、众多人口的中国一点不算多。这样的标杆即便与文学的本质无关，但显而易见它是个最直接、最简便的评判标准。我还没有拥有100万的销量，因此我算不上作家。如果不是靠每天上班获得的工资生活，而是试图靠写作养活自己，那么我早就饿死了。

同行和我展开激烈的争辩。她说，她写作只是因为

自己生命的需要，并不考虑这些。我说你所说的生命的需要只是你自己的，可能还是狭隘和自私的，对他人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争辩的结果是这个同行和我绝交，她发誓永远不再和我来往。我觉得她之所以对我抱有这样的态度，可能是因为她认为我这是对文学的一种亵渎，但我更愿意理解为我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在过去的10年里，我写下了数十个中短篇小说，它们大都发表在一些不太著名的刊物上，有一两个还被选刊选载了，这让我小小地激动了一阵子，但是它仅限于激动了我自己，没有多少人提及。我这些小说的一大部分，曾经被好心的机构作为一个小说集出版了。小说集起了个似乎很有诗意但其实拗口难解的书名《飞入天中的梯田》。不止一个朋友问我，书名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能含糊地说，你们去买来看就知道了。这本书被摆进了书店，这也让我小小激动了一把。但这样的出版几乎是公益性的，印数是一个我羞于提及的数字。他们承诺书卖出后会给我稿费，但是我至今没有见到一毛钱。我也不好意思去问他们，因为那样会自取其辱。我知道没有卖出去几本。有好几次我都冒出一股冲动，要去自己买个几十本、百把本，这样至少可以造成小说集受到一定欢迎的假象，也能够挽回一点面子。我没有这么做。

我一度怀疑自己写作的意义，觉得没有必要再这样耗费自己的生命。

这个时候，我去了一趟北京，参加一个全国作家会议。北京和我想象的大相径庭。我到达的时候，北京正在被巨大的雾霾笼罩着，显得神秘莫测。这座庞大的都市仿佛用这样一种方式拒绝我亲近它。

那是一个让我惭愧的会议，穿梭在我周围的才俊们让我自叹弗如，恨不得钻到地底。但是我发现北京的每一寸土地都被人工处理过，不是花岗岩就是水泥地板，我根本无法遁藏。因为雾霾深重，我窗门紧闭。我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看着外面，意外地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旧大楼。这座以往我只在电视屏幕里看见的灯光璀璨的大楼在雾霾的笼罩下灰头土脸，并没有我以往想象中的高大雄伟。我还注意到这栋大楼旁边的一个小广场，但是我足足看了十

几分钟才意识到那是世纪坛。因为它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它甚至没有我们那个地方随便哪个县的广场大。北京在我的想象中一切都应该是最大的，何况像世纪坛这样的地方。

我内心突然获得了一种快意，心情好起来。我打开电视机，频道刚好设在北京电视台。电视正在直播北京各个路口的交通状况。此刻，几乎每个切换进镜头的街口都被巨大的车流堵塞住了，整个城市寸步难行。与此同时，通过电视镜头，我看到空气中笼罩着一层灰蒙的尘雾，很多路口的街灯都已经亮起来，它们的光亮艰难地穿透这股尘雾。我躺在床上，目光一会儿紧盯着电视屏幕，一会儿穿过窗玻璃看着外面的天空，比较着它们之间的差别。

我从床上下来，打开门想到楼下走走。门外是一个休闲咖啡厅。一帮参加这个会议的作家同行正围坐在那里，听一个坐在中间的人高谈阔论着什么。我低着头从他们旁边走过，偏巧一个留着长头发的瘦高个子突然站了起来，一把抓住我的手。

“你是鬼子吧?!”他激动地大声喊道。

他满嘴的烟气熏住了我，我厌恶地别过头去想挣脱开他。但是他瘦削的手却像铁钳一样紧紧抓住了我。

“你写的《被雨淋湿的河》太好了！这个小说我读了之后，那个一夜白发的父亲扑倒在河床上的情景一连几次出现在我梦中。”他仍然大声地说，“还有你的新作《两个戴墨镜的男人》也让我不能释怀，墨镜在这个小说里到底代表了什么呢？”

“我不是鬼子。”我说，“不要跟我提这个固执的人。”

“你不是鬼子？”瘦高个惊讶地说。

“鬼子留长头发。”坐在那里的另一个人对他说，“你认错人了。”

瘦高个悻悻然的样子，但很快他脸色又热情起来：“你是他的朋友吧？你跟我们说说他的情况。”

有人已经让出了一个位置，瘦高个几乎是把我摁在了座位上。他们期待

地看着我。

“我和他都是广西人。”我耸耸肩说，“但我们没有什么交流，我甚至都没有读过他一个字。”

他们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很快又把注意力放到了中间那个刚才高谈阔论的人的身上。他继续聊起刚才的话题。我听了一会儿，听出他在谈论北京。他列举了这座城市种种的好处：这里有最好的剧院，有最好的演出，有最好的机构、最好的平台……

“要有所成就，你必须到北京来。”这个人斩钉截铁地说。

也许是因为被冷落，也许是别的原因，他的话刺激了我，我嘟囔：“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到处拥堵，车里都要装空气清新机，我看过不了多久人出门都要……”

“你住嘴！”那个刚才对我热情如火的瘦高个突然指着我声色俱厉地说，“收起你外省人的矫情吧。我敢保证，如果有机会让你留在这儿，就是有八匹马来拉你，你也抱着街上的电线杆不会走。”

“你是在说你自己吧。”我当即把他的话反驳回去。

瘦高个显然被激怒了，他喊了一声，握紧拳头站起来扑向我，但是很快被周围的人抱住了。大家劝他不要冲动。他很快配合他们的劝阻，安静了下来。

“没意思，没意思。”他反复地说，起身走掉了。

大家也纷纷起身走掉了。咖啡厅里一下子变得空旷起来。沮丧的情绪迅速占据了我的心。我走向吧台，朝里面的服务员说：“给我一杯酒。”

服务员弯着腰在那里擦拭着杯子，眉毛都不抬：“对不起，我们这里不提供酒水。”

我的怒火又被激起，这倒不是因为这里不提供酒水，而是我明显感到了她对我的鄙视。但我还是克制住自己，转身要回房间去。

“朋友，等等。”一个声音突然在角落里传来。

我转过身，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站在一张桌子前。他朝我招了招手。

我迟疑地走近他。他是个40岁不到的男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帅气

成熟，气度不凡。

“来来来，也许我们可以聊一聊。”他向我伸出手，把我拉到座位上。

我注意到他的桌脚下摆着一瓶酒。他显然也注意到了我的目光，把酒瓶拿起来，在我面前的杯子里倒满了酒。

“你来自广西？”他问我。

我点点头。

“你知道崇左吧？”他又问。

“我就在那里生活。”我说。

“太好了！”他有点兴奋地说，然后举起了杯子，邀请我也举起面前的杯子。“这是缘分。”他和我碰了一下杯子。

我以为他是个游荡在宾馆酒店的江湖骗子，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我的资料后以认老乡的方式接近我，企图实施他的诈骗。我故意不露声色，饶有兴趣地看他如何表演。

“你身上有一股……戾气……”他在小心地选择词语并留意我的表情，“开始的时候这可能是一种锐气，但你没有找到好的出口……”最后他说：“你的内心还不够稳定。”

“嗯嗯，你继续。”我说。我倒要看他怎么继续表演。

“我有一个故事，肯定能让你写出一篇好小说。”他继续说，“但这不是关键，重要的是这个故事肯定能让你内心安静下来。”

“什么故事？”我做出感兴趣的样子。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你的身边。”他说。

“我身边？”

“白头叶猴。”

他说的白头叶猴，我小的时候就见过，它们现在还生活在我所居住的广西崇左市20多公里外的深山里。

“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在那里建了一个白头叶猴保护站。”他说，“这你应该知道吧？”

“知道。”我说，“开创保护站的方东升教授，我们还邀请他给我们做过报告，就在我所在的办公楼的七楼上，就在我头顶上做的报告，不过我没有去听。”

他有点不可思议地看了我一眼，说：“我知道你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了。”

“这有什么好写的，一个老头子和一群猴子。”我说，“再说，他已经死了，听说还是自杀的。”

“你应该去写写。”他几乎是用挽救我的语气说，“他还有个学生在那里，叫岳西，是我的朋友，我可以介绍你去找她。”

接着他跟我说起了保护站的故事。我不得不说，在他讲了十几分钟后，我立刻被这个故事吸引了。我逐渐放下了戒备。在他讲了半个钟头之后，我确信这个人是真的在和我做真诚的交流。在将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我们不知不觉把一瓶酒喝完了。我惊异于在离我仅仅20多公里的山里，或者说就在我身边，竟然藏着这样一个独特奇妙的故事，而我竟然要在远离了它们几千公里之外的北京才听到它。我发现我的感知触角麻木到了何种不堪的程度。我让他把岳西的联系方法告诉我。回到崇左后，我先是给岳西写了一封信，趁便把我那本没有人光顾的小说集也寄给了她。我还给她发了短信。直到三个月后，我才见到她。我和她交谈了几次。我还跑到山里几次，见到了那群白头叶猴，见到了那只被她唤作金子的猴王。

我不得不说，她是一个让我尊敬的女人。那些我曾经很熟悉，但直到现在才被认识的白头叶猴也很可爱。

我对万事万物的看法有了改变。

我确信我写下了我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正如那个和我绝交的同行说的那样，我的写作是出于我生命的需要，并且希望由此和更多的人产生联系。但这个故事是否打动了你，这完全由作为读者的你自己判断。对此，我无能为力。

为了表示对岳西的尊重，这个故事关于她的部分将用她的口吻叙述。我不能保证里面的每一句话都还原了她的本意，但至少我能保证里面的每一行文字都是经过了我的心灵并有了触动之后才写下来的。

第一章

XUANYA SHANG DE'AI

我成为一名忠实的动物保护志愿者，很大程度上是受导师方东升教授的影响。

方东升教授年过50，但是你很难在他身上发现苍老这个词。他精力旺盛，充满活力，同时又面目和善，待人宽容，时间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苍老的印痕，但却赋予了他睿智和成熟，这使他身上散发出迷人的魅力。方东升教授身上拥有太多的光环，他是美国史密森学会和圣地亚哥动物学会兼职研究员，曾获得北美大熊猫基金会的科学特别成就奖、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学会野生动物保护奖章、世界野生生命基金会颁发的最高奖，等等。至于他在国内获得的数也数不清的奖励在这里就不提了。总之他是我们国内数一数二的动物科学家，泰斗级的人物。这样的老师成了很多女研究生的精神偶像甚至梦中情人。但是学生们很少能见到他，因为他常年离开北京，往中国最边远的深山里跑，往最荒凉的戈壁、沙漠走，或者乘船出海到一处不为人知的孤岛上。他17年深入秦岭腹地研究大熊猫成为动物科学界的传奇，他的研究成果最终促使国家保护了秦岭最后一片大熊猫的栖息地。

每次方东升教授回到课堂上，身上总会带来远方大自然的气息。他的脸上要么闪耀着青藏高原的阳光，要么眼睛里翻滚着长白山深处波涛汹涌的林海，要么挥动着的手势里涌动起太平洋的波涛。那里出没着还不为大众知晓的神奇动物。同学们总是被他的讲述弄得如醉如痴。

“动物是人类最亲密的朋友。”方东升教授最爱说的就是这句话，“但是人类天天在破坏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甚至对它们进行灭绝性的杀戮。每个物种的消亡，意味着人类离离开地球的步伐又近了一步。”方东升教授把抢救濒危动物作为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那些动物肯定是他失散的情人，要不他不会这样穷尽一生去寻找它们！”同学们不无抱怨地说。

方东升教授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她叫黛琳，是一名生化博士，虽然年过50，但美丽依旧。每次方东升教授回来，我们都会看见他们两人手挽手在校园里漫步，轻声细语说话。她是一个很难接近的女人，我们很少有机会靠近她，更不要说走进她的内心。同学们在宿舍里经常讨论黛琳师母，认为她既有灭绝师太的冷若冰霜，又有西施的风情万种。有这样的师母存在，无疑像一座大山一样堵住了女学生们对方东升教授的念想，让她们望而却步。但也有雄心壮志的女学生，她们认为如果能俘获方东升教授的心，既让这个优秀的男人拜倒在自己石榴裙下，又能击败黛琳师母的傲气，那将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她们雄心勃勃，但是都无功而返。这一切又加重了方东升教授在我们心目中的分量，使我们更加爱戴和尊崇他。

我记得仅有的一次和黛琳打交道，是方东升教授请我们几个研究生去他们家吃饭。那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家，深色的木地板擦拭得可以照见人的影子，屋子里的一切都是那样规整合理，可以看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对此付出极大的心思。

“方东升教授常年往山里走，你不感到寂寞吗？”在饭桌上，我大胆地向黛琳问出了同学们想问但不敢问的问题。

“那是他的命。如果他不往山里走，不待在动物的身边，他就活不下去了。”黛琳半开玩笑地说。

同学们发出会意的笑声。黛琳接着说：“我们分开得越久，越发珍惜相聚的时光，我们相聚的时光愈加有分量。”

方东升教授对此表示了赞同，他们在我们面前没有忌讳地相拥了一下。

黛琳最后那句话才是重点。同学们都被感动了。我从方东升教授和黛琳身上感受到，当一个人的人生投入一项被全人类认可的事业里，那他的生命真的可以摆脱常人俗世，那是一种更大的人生乐趣。方东升教授和黛琳的爱情让同学们艳羡不已，他们觉得穷尽一生的修为也无法达到他们两人的

高度。

我和几个同学曾经跟随方东升教授到秦岭的大熊猫保护基地开展过两个月的教学研究活动。他们去的时候是冬天，大雪把秦岭遮盖得严严实实的，连绵不绝的松林好像冻僵了盔甲的士兵一样岿然不动。密林深处冷得骨头发疼，早上我们都不敢洗脸，因为一洗脸脸上的水马上会结冰。

因为大雪封山，大多数的时间同学们只能留在保护站燃着炭火的温暖的房间里。为了打发时间，同学们天南海北聊起来。不知道在什么样的语境下，一个叫达娃的男同学大谈起了动物的性行为。他是一个长满了络腮胡子的高大男人，手脚上长满了毛。他一直是同学们取笑的对象，说他的样子像没有完全进化，做一名动物科学家最合适不过了。

他站在火堆旁边手舞足蹈地谈论他的发现：“美国杜克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公猴宁可放弃自己的福利，比如额外的香蕉、果汁，也要观看母猴子屁股的照片和影像。除了猴子，饲养员也一直通过给大熊猫放A片来教它们做爱，当然，看的是熊猫的，不是人的。除看片外，还有一些动物会通过出卖自己的色相来获利。猴子是其中之一，但更让人惊讶的是那些纯洁的企鹅，这种不会飞的鸟在筑巢时需要一些鹅卵石来做建筑材料。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总是有那么一些‘懒姑娘’，它们会通过跟雄性企鹅做爱来换取筑巢用的卵石。这对于雌企鹅来说绝对是个一本万利的行为，只要在原地等着，有足够的吸引力，就会有无穷的石头自己过来了……”

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有几个人还发出了怪笑声。

“够了，只有你才会做这样无耻的研究！”我几乎怒不可遏了。

“这是科学！”达娃一本正经地说，“岳西同学，你不要想歪了。”

“给大熊猫放A片，亏你想得出来。”我说。

达娃说：“资料就是这么说的，信不信由你。”

方东升教授这时候走了进来。达娃逮住他问道：“方教授，你给我们说说，有没有给熊猫放A片这一做法？”

方东升教授笑了笑说：“按人类看来，做爱是所有生物最快乐的事情，

但是熊猫却不仅如此。雌性熊猫每年发情的时间较短，且因为后腿力量不够，交配的质量也不高，不容易受孕，这也许正是这一物种退化而产生的结果。”

“那要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呢？”达娃继续追问。

方东升教授说：“给大熊猫们增加食物的营养，它们不仅啃竹子，也喝牛奶，还吃被拌进各种营养成分的窝窝头，以此增强它们的体质，提高它们的生存能力，当然包括交配能力。为了培养它们的‘性趣’，我们还让情侣大熊猫时分时合，让它们产生小别胜新婚的感觉。还有一招就是让大熊猫情侣看熊猫A片。”

“哈，我没有骗你吧。”达娃得意地看着我，又朝同学们说道，“我们也要看A片。”

同学们更加肆无忌惮地笑了起来。

也许是为了逃避这样难堪的谈话，也许是因为长时间关在屋子里太憋闷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独自爬到保护站背面的山坡上透透气。我被一片巨大而美丽的冰川迷住了，不知不觉走出了很远。我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等我走近，我也因此近距离目睹了有生以来我看到的最壮观的一次自然奇观——雪崩。

几乎半幅山在我面前的山谷里崩塌了下来。巨大的冰雪摧枯拉朽般呼啸着往下滚落，好在我离雪崩之处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巨大的冲击波还是把我冲得连连后退，飞溅的雪花几乎把我埋葬掉了。我仰躺在雪地上看着汹涌的冰雪在对面的山谷上呼啸而过，感受到了大自然不可抗拒的伟力。

方东升教授和同学们随后赶来。他们把我从雪里扒拉了出来。我们在距离我被雪埋住不到10米的地方发现一处隐藏的熊洞穴，一只怀孕的母熊被冲到了冰雪之上，而且身上受了伤。我们合力把母熊拉回了保护站，把它放进了保温室里进行救治。母熊受了重伤，但是它坚持着没有断气，哀号了三天，拼尽最后一口气顺利产下腹中的三只幼崽。趴在监控器上看着母熊痛苦

哀号中把幼崽一只只产下后死去，我泪流满面。

在我们离开秦岭的时候，那三只早产的小熊已经度过危机，显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它们将快乐地在秦岭里生活。而它们死去的母亲，已经被制作成标本，躺在腥臭的福尔马林液体中。但是我相信，这只母熊的灵魂一定没有死去，它此后将会一直在密林深处保佑着它的三个孩子。

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方东升教授回到了学校，他要挑选几个学生到秦岭一起工作，作为博士生进行培养。如果这时候欧童没有出现，我相信自己肯定会跟随方东升教授一头扎进秦岭深处。

是爱情把我从对动物的喜爱中拉走的。三十出头的欧童英俊潇洒，年纪不大的他已经把自己公司的服装生意做到了欧洲。他给我展现的是更加广阔和丰富的生活。年轻漂亮，还没有感受到生活酸甜的我应该拥有的是这样的生活。

“早上开着车穿过北京长安大街，晚上却已经坐着飞机投入香港迷人的夜色。”欧童充满诱惑地对我说，“你应该过的是那样的生活，而不是蹲守在一处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忍受蚊虫的叮咬，等待一只动物幼崽的诞生。”

我心动了。

“你拥有成为一个优秀的动物学家的潜质。”方东升教授不无惋惜地对我说，“不过我理解你的选择。”

我感觉自己辜负了方东升教授的培养，心里很愧疚，但是仍然选择了离开。

2

我曾经对欧童有过一番慷慨陈词的演讲，或者说是控诉。

那是在北京举行的一个时装发布会上。我们获悉这个时装发布会的一个